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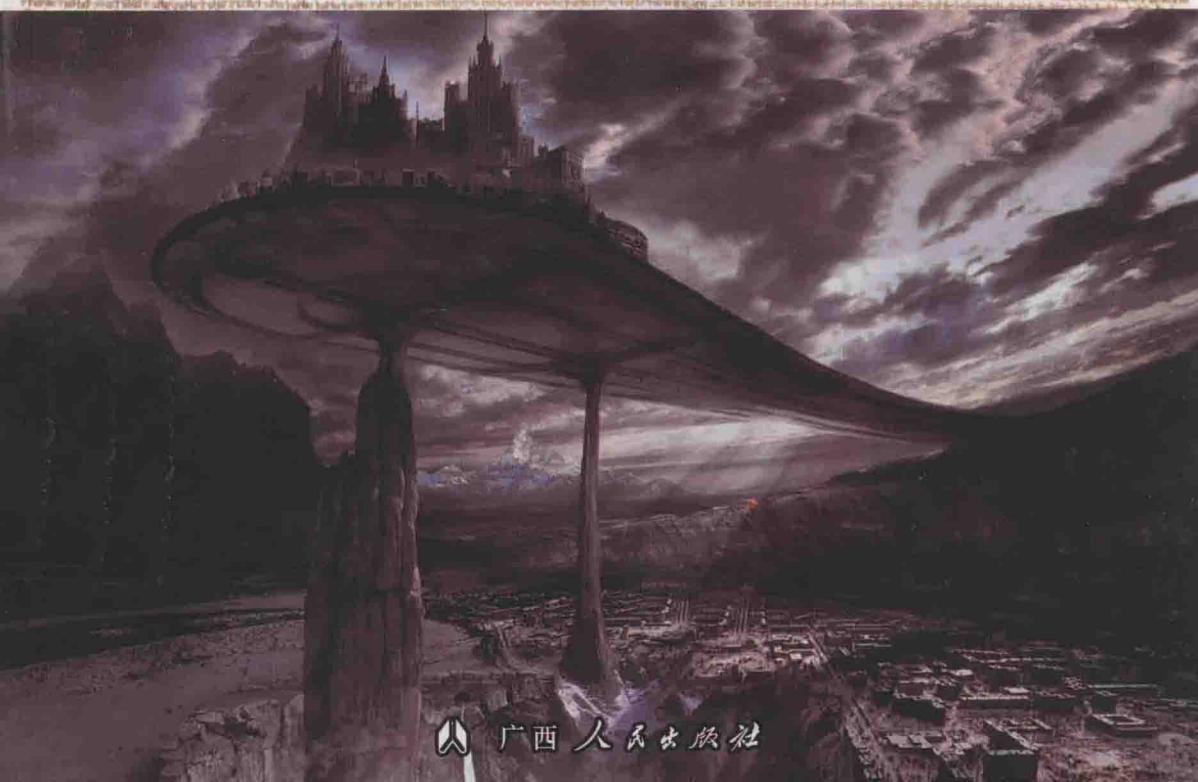


凡尔纳科幻小说

精选

法国科幻小说巅峰之作，凡尔纳传世名篇！

(法) 凡尔纳(Verne J.) ◎著 蒋云龙 蒋云兴◎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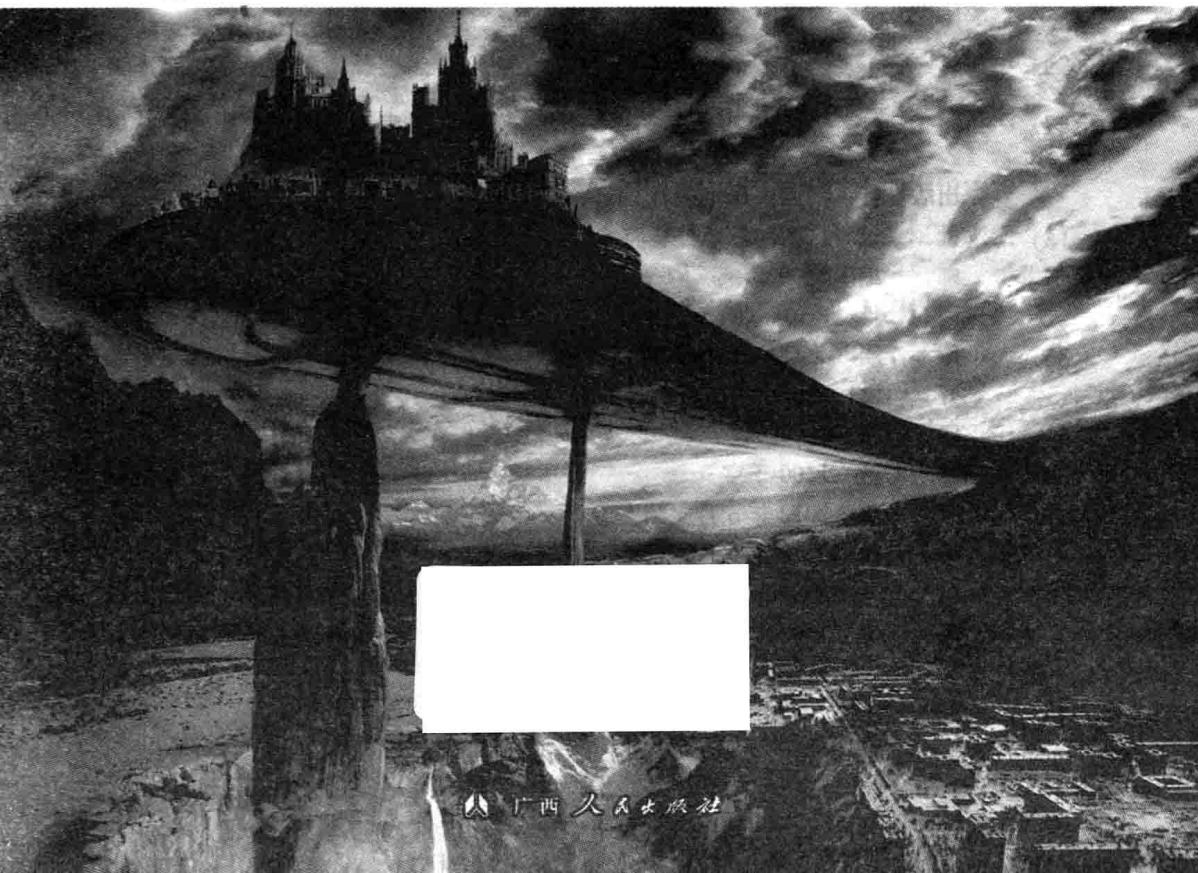
3



凡尔纳科幻小说精选

法国科幻小说巅峰之作 凡尔纳传世名篇！

法)凡尔纳(Verne J.)◎著 蒋云龙 蒋云兴◎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尔纳科幻小说精选 / (法)凡尔纳(Verne,J.)著;
蒋云龙,蒋云兴译.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5
(2013.5重印)

ISBN 978-7-219-07264-6

I. ①凡… II. ①凡… ②蒋… ③蒋… III. ①科学
幻想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29774 号

监 制 彭庆国

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洁 马 妮 璐 梁 凤 华

吴 长 杰 曾 蔚 茹 王 晓 雪 林 芸

责任校对 周月华 林晓明 唐柳娜 周 娜 娜

钟 丽 丽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71

字 数 14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 第 2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264-6/I·1346

定 价 140.00 元 (一、二、三、四、五)

目 录

神秘岛

第二部 荒岛上的人

第四章 森林中的遭遇	(2)
第五章 发现气球港	(8)
第六章 与四手动物抢地盘	(15)
第七章 修建桥梁及防御工事	(22)
第八章 岛上的物产越来越丰富	(28)
第九章 发现一个邻岛	(34)
第十章 幸运地捡到了一条巨鲸	(41)
第十一章 通向大海的井隐藏了什么	(48)
第十二章 与入侵者殊死较量	(55)
第十三章 去邻岛解救不幸者	(63)
第十四章 指引迷途的火光	(69)
第十五章 神秘的陌生人	(76)
第十六章 新移民吃上了面包	(82)
第十七章 流放者的故事	(89)
第十八章 岛上有了电报机	(96)

凡尔纳科幻小说精选（三）

第十九章 全面勘察小岛海岸	(102)
第二十章 讨论岛上的所有怪事	(108)

第三部 海岛的秘密

第一章 海面上出现一艘船	(116)
第二章 艾尔通的英勇之举	(123)
第三章 双方开火	(130)
第四章 被炸掉的船	(138)
第五章 谁是他们的恩人	(145)
第六章 艾尔通在畜栏失踪	(151)
第七章 赫伯特受伤	(157)
第八章 新移民们开始走背运了	(163)
第九章 艾尔通没有死	(166)
第十章 退守花岗岩宫	(173)
第十一章 赫伯特的生命保住了	(178)
第十二章 找不到的恩人	(184)
第十三章 三周年纪念	(191)
第十四章 南半球的春天	(199)
第十五章 他们找到了恩人	(205)
第十六章 达卡王子的一生	(214)

神秘岛

第二部 荒岛上的人

第四章 森林中的遭遇

向着海岸走去——几群四手动物——一条新河流——何故感觉不到涨潮——森林海岸——爬虫地岬——赫伯特羡慕吉丁·史佩莱——竹子爆裂

早上 6 点，新移民们吃过早饭就上路了，他们希望能找到一条捷径到达小岛西部海岸。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到达那里呢？赛勒斯·史密斯开始说需要 2 个小时，但是，这还得看他们在途中会遇到什么障碍。远西森林的这部分林带，树木看上去十分茂密。一望无际的矮林中，似乎包括各种各样的树木品种。这样，他们就可能要用斧头在草丛、荆棘丛、爬藤中间开辟出一条道路，也许还要带上枪，因为夜里他们听到了野兽的咆哮。

营地的确切位置可以通过富兰克林峰的方位来确定，因此，既然那火山耸立在北面不到 3 海里距离的地方，他们只要朝西南方向直走，就可以到达西部海岸。

他们将独木舟小心拴好，便出发了。潘克洛夫和纳布带上足够小组两天的食品。他们不会再考虑打猎，而且工程师还叮嘱他的伙伴们，要避免不合时宜的开枪，以免在海岸一带暴露他们的踪迹。

他们首次用斧头，砍了在瀑布上头不远的那片乳香黄连木灌木。赛勒斯·史密斯手上拿着指南针，为大家指示前进的方向。

这一带森林的树木，大都已经在湖泊周围和眺望岗高地上见过。其中有“德奥达”树、“杜格拉”树、怪柳、产树胶的树、桉树、龙血树、木槿、雪松，还有其他品种。这里的树木一般长得不高，是因为太密而妨碍了它们的生长。这些新移民要一边走一边开路，严重影响了行进速度。另外，工程师还想在这里开出一条路，以后可以跟红河那边的路连通起来。

出发以来，新移民们一直沿着低坡地带往下走，低坡属于小岛高山的一部分。现在他们到了一处干燥的土地上。然而，这里却生长着茂盛的植物，说明这一带存在地下水网，或者是某条溪流组成的河流。而赛勒斯·史密斯记得在勘察火山洞口的时候，除了红河和感恩河外，并没有发现其他河流。

在行进的开始阶段，他们又看见了一群群猴子。猴子看到从未见过的人时，显得极为惊讶。吉丁·史佩莱调侃道，这些矫健灵活的四手动物会不会将他们看

成一些退化了的兄弟。说来也真是，靠两条腿走路的人，在这里每前进一步都受到荆棘丛的阻碍，被爬藤钩住衣服，被树干挡住去路；而那些灵活的动物却可以在树上的枝权间蹦来跳去，通行无阻。相形之下，他们逊色多了。幸运的是，这些猴子完全没有任何敌意。

他们也看到了几只野猪，一些刺豚鼠、袋鼠及其他啮齿动物，还有两三只无尾熊，潘克洛夫很想朝它们扫射几枪。

“但是，”他说道，“狩猎期还没有到呢。你们就放心地跳跃吧，我的朋友们，安安稳稳地跳吧，飞吧！我们将要向你道上两声再见啊！”

上午9点半，他们走到一条河流前，通向西南方向的去路被挡住了。这条河流宽三四十英尺，流水湍急，冲击着河床斜坡上满布着的岩石，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河流很深，水也清澈，但它绝对不能通航。

“我们被切断去路啦！”纳布喊道。

“不，”赫伯特回应道，“这只不过是一条小溪，我们完全可以游过去。”

“不必，”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这条小溪显然是流向海里的。我们还是沿着左岸一直走，如果不能很快走到那边西海岸，那才让人觉得奇怪呢。走吧！”

“等一会儿，”记者说道，“那这条河叫什么名字，我的朋友们？我们可不能使我们的地图不完整。”

“对！”潘克洛夫说。

“给它起个名字吧，我的孩子。”工程师对年轻小伙子说。

“等我们勘探完它的全程再给它起名不更好吗？”赫伯特示意般说道。

“好吧，”赛勒斯·史密斯答道，“那我们就一直沿着河走吧。”

“再等一会儿！”潘克洛夫说。

“什么事？”记者问道。

“打猎是禁止的，我想钓鱼总可以吧。”水手说道。

“我们的时间可耽搁不起了。”工程师应答道。

“咳！5分钟！”潘克洛夫辩驳着，“我只要5分钟，可为我们的午餐增加品种！”

潘克洛夫于是趴在岸边，双手伸入湍急的流水中，很快就使聚集在岩石间的漂亮的螯虾跳了起来。

“太好了！”纳布一边喊一边走去帮助水手。

“我跟你们说过了，除了烟草，小岛上面什么都有啊！”潘克洛夫叹气般喃喃说道。

由于在这小河中螯虾数量极多，几乎能令河水都浑浊起来，因此，5分钟不到就捕获了大量螯虾。这类甲壳动物的甲壳呈钴蓝色，还长有一个带有小齿的额剑，大伙装满一袋后又继续上路了。

这些新移民沿着这条新河流的滩岸行进后，发现更容易和快速了。另外，这

凡尔纳科幻小说精选（三）

里的岸滩没有任何人迹。他们不时发现有大动物留下的足迹，它们是来这条小河流饮水解渴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踪迹了。因此，可以判断这里不是远西森林那个部分——那只西猫中铅弹的地方，潘克洛夫为此还付出一颗牙齿作为代价。

此时，赛勒斯·史密斯从这股奔向大海的急流推测，他和他的伙伴们离西海岸比他们原先想象的要远得多。因为，现在海水已经涨到海岸，如果这条河的河口距离这里只是几海里，那么这小河的河流就会因涨潮而回涌。但是，现在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河流仍然沿着天然的河床斜坡流淌。工程师为此感到十分奇怪，便不时地掏出指南针来，看看河流是不是拐了个弯，又将他们带回远西森林里去。

这时河面变得宽阔起来，而且流水也不那么湍急了；左右两岸的树木长得同样密集，要想透过树木观察远方已经不可能了。可以肯定的是，这处密林是荒无人烟的。因为托普一直都没有叫，如果这条河流附近有陌生人存在，这机灵的动物是决不会毫无反应的。

10点钟时，令赛勒斯·史密斯出乎意料的是，走在前面的赫伯特突然间停了下来，大喊：“大海！”

片刻后，这些新移民停在了森林边缘，小岛的西海岸正在他们的眼前延展开去。

然而，这西海岸和他们首先被抛落在的那东海岸相比，差别太大了！这里没有花岗岩峭壁，海滨上看不见礁石，甚至连沙滩也没有。海岸上就是这片森林，林中最前排的树木伏在水边，大海掀起的波浪会淹没海岸边的森林。这里不是大自然通常造就的海滨地带（有宽阔而又平坦的沙滩，或是一堆一堆岩石堆砌起来的海滨），而是由世界上最美丽的树木构成的奇妙海岸。这片森林海岸大大高出水面，俯瞰着海面，尤其是俯视着这里的土地。这里土壤肥沃，下面是花岗岩基础支撑层，树木生长繁茂，各类树木和小岛内陆的树木一样牢靠稳固。

新移民当时处在一个并不重要的小海湾凹处，这里甚至容纳不了两三只小渔船，而且还是那条新河流的细颈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却很奇特，流水不是缓缓地流入大海，而是从40多英尺高的地方直泻而下，倾入海里。所以，大海涨潮时，这条新河流并未随着涨潮而回涌。事实上，即便是在太平洋涨潮最高潮的时刻，也绝不可能涨到这条小河流的水平面。即使再过几百万年，大海潮涌也不可能把花岗岩侵蚀到使这河流口与大海海水相连的程度。因此，大家一致同意将这条新河流命名为“瀑布河”。

河口处，森林海岸向北绵延大约2海里，树木逐渐变得稀疏起来；再往前，风景秀丽的山岗从北到南几乎是在一条直线上。而在瀑布河和爬虫地岬之间则是森林，那里全是美丽壮观的树木，有的笔直冲天，有的倾斜拂水。现在，他们正是要在这片海滨勘探，也就是在整个蛇形半岛上进行搜索，因为这部分海岸是遇难船脱险者最有可能的栖身之处，岛上其他空旷荒芜的地方都不适合他们居住。

天气晴朗，纳布和潘克洛夫把午饭摆放在一块岩石上，在悬崖上可以眺望很

远的地方。地平线非常清晰，大海上没有一叶帆影。沿整个森林海岸望去，目所能及的地方，都看不见一艘船，甚至连漂流物也没有。然而，只要还没有搜索完蛇形半岛，工程师就不会善罢甘休。

快速吃完午饭，已是 11 点半钟，赛勒斯·史密斯催促大家动身。他们既没有向峭壁上走，也没有走向沙滩，而是在树荫下，沿着海岸前行。

瀑布河河口到爬虫地岬间的距离大概是 12 海里。如果有一条平坦畅通的路，只要 4 个小时就能从容不迫地走完，可是，他们现在却花 2 倍的时间来完成这段行程，因为需要绕过林木，劈砍荆棘和爬藤，他们经常要停下来，要左绕右拐，路程也大大增加了。

不过，这片海岸看不出任何最近发生过海难的迹象。正如吉丁·史佩莱所言，所有东西可能已被海水冲走了。然而，不能因为找不到任何迹象，就断定林肯岛这片海岸没有出现过一条遇难船。

记者的这般推理是正确的，此外，铅弹事件也完全可以证明，至多是 3 个月以来，曾经有人在林肯岛上开过枪。

已是下午 5 点钟了，新移民们离那蛇形半岛的尽头还有 2 海里。很显然，去到那爬虫地岬后，赛勒斯·史密斯及其伙伴们想在太阳落下之前赶回营地肯定是来不及了，而营地建在靠近感恩河的发源地。看来，他们得在地岬上过夜了。幸好食品充足，更幸运的是，这里没有毛皮猎物出现，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海滨地带。相反，很多鸟儿聚集在那里，其中有中南美鹫、“咕咕”鸡、绶鸡、松鸡、绿舌鹦、鹦鹉、白鹦、野鸡、鸽子，以及其他鸟类。每棵树上都有一处鸟窝，每个鸟窝里都有鼓翼声！

将近晚上 7 时，那些新移民疲惫地来到爬虫地岬，这个地岬在大海上面奇异般被切断成涡形模样。半岛的海岸森林到此结束，在这边的整个南面海岸，又恢复了通常的海岸面貌，有着它的岩石、礁石和沙滩。那艘已经无法航行的船就有可能搁置在小岛屿的这部分地区。此时夜幕已经降临，搜索工作只能等到明天再进行了。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马上去寻找合适的地方建营地。远西森林尽头的一些树木已经干枯，在这些树木中间，年轻小伙子发现了几簇浓密的竹子。

“好！”他说道，“这可是个重要的发现。”

“怎样重要呢？”潘克洛夫应声道。

“是的。”赫伯特继续说道，“现在就告诉您好了，潘克洛夫，将竹子破开，削成柔软的竹篾，可用来编织篮子、篓子；把竹子浸泡并捣拌成浆，可以制造中国纸；根据竹竿粗细，可以将它们做成拐杖、烟斗管、输水管道；粗大的竹子是上等的建筑材料，因为它们轻便又牢靠，还不会被虫子侵蚀。我现在还可以对您说，将竹子齐竹节处一段一段地锯断开来，其中一端带节，这成了结实又实用的杯子，这种杯子在中国人家里十分有用呢！不多说了！这样说下去也不会令您满意的。

不过……”

“不过什么啊？”

“不过我可以告诉您，假如您不知道的话，在印度，人们将这类竹子当芦笋吃。”

“这些可是 30 英尺高的芦笋啊！”潘克洛夫大声说道，“那么，它们好吃吗？”

“好吃极了。”赫伯特答道，“不过，人家吃的并不是 30 英尺高的竹竿子，而是又鲜又嫩的竹笋。”

“好，我的小伙子，好极了！”潘克洛夫答。

“我还可以进一步说，用糖醋渍泡新鲜幼嫩的髓质竹笋，可以做成上等的作料。”

“越说越妙了，赫伯特。”

“而最后，竹子的节间会分泌出一种香甜的液汁，可用之制出一种非常可口的饮料。”

“全讲完了？”水手问道。

“全讲完啦！”

“那偶然间可用来当烟抽吗？”

“这不能用来当烟抽的，我可怜的潘克洛夫。”

赫伯特和水手很快就找到了一处利于夜宿的地方。海岸上的岩石散落各处，想必是受西南风吹刮起的大海浪涛猛烈冲击所造成，正好形成一些洞穴，而这些岩洞就可以让他们晚上睡觉时免受凉风侵扰。可是，正当他们准备钻进其中的一个洞时，一阵可怕的咆哮声让他们止步了。

“后退！”潘克洛夫大声呼喊道，“我们的枪里头只有小铅弹，而吼得那么响的野兽是不会在乎那铅粒的！”

水手抓住赫伯特的手臂，把他拖带到岩堆后面，就在这个时候，一只色彩斑斓的动物出现在了那岩洞洞口。

这是一只美洲豹，大小至少和它的亚洲同属差不多，也就是说，从它头部起，直到其长出尾巴的地方，大概有 5 英尺长。它那浅褐色的毛皮上有好几道黑色斑纹和整齐的卵形斑点，和那白色的腹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赫伯特知道这凶残的家伙是老虎的劲敌，它比豺狼的死敌——美洲狮要可怕得多！

这只美洲豹向前走了一下，毛根直竖、怒目圆睁地注视着周围，不像是第一次嗅到人味。

这个时候，记者正从高起的岩堆绕过去，赫伯特以为他没有看见那只美洲豹，马上要向他跑去，但是吉丁·史佩莱朝他做了个手势，又继续行走过去了。他不是第一次遇上这些猛兽了，于是一直走到离那猛兽只有十步距离的地方才停下来，将卡宾枪依托在肩膊上，然后一动不动，静静地屏住了呼吸。

美洲豹收缩身子向着这位猎手猛扑过来，然而就在它跃起来的一瞬间，一颗

子弹击中了它双眼中间的地方，它立刻就被击毙在地上了。

赫伯特和潘克洛夫向美洲豹跑了过去，纳布和赛勒斯·史密斯从他们一侧跑了过来，他们停在那里注视着倒在地上的野兽，它那美丽的兽皮剥下来可以装饰花岗岩宫大厅。

“哎！史佩莱先生啊！我真佩服您羡慕您！”赫伯特高喊道，赞叹之情溢于言表。

“好了！我的小伙子，”记者应声道，“你同样也做得到的。”

“我？像您刚才那么镇定？”

“赫伯特，只要你将美洲豹当成兔子来看待，你就会非常镇定地朝它开枪了！”

“对啊！”潘克洛夫应声道，“它可不比兔子更机灵！”

“现在，”吉丁·史佩莱说道，“既然这美洲豹已经离开它的巢穴，我的朋友们，为什么我们不占有这洞穴来过夜呢？”

“别的豹子有可能会回来！”潘克洛夫说道。

“只要在洞穴口点起一堆火就可以了，”记者应答道，“这样，它们就不可能冒险跨越那火口进来的了。”

“那就到这只美洲豹的窝里去吧！”水手拖着那猛兽的躯体，答道。

这些新移民走向那空置下来的兽穴，纳布负责将那美洲豹的皮剥落下来，他的伙伴们在洞穴口处堆放大量的枯木，而森林里有用之不尽的枯木。

赛勒斯·史密斯见到竹丛的时候，砍下了一定量的竹子，也放在木头堆里。

做完这些，大伙就进到石洞里边安顿下来了，洞里布满动物骸骨。他们的武器都已装好弹药上了膛，以防遭到突然的袭击。大伙吃过晚饭便开始休息了，而堆放在岩洞入口处的那堆木头也点燃起来了。

顷刻间，空中响起爆裂声。那是竹子发出的爆炸般的声响，当火焰烧到它们时，这些竹子就像鞭炮一样爆裂开来。巨大的声响足以吓跑最大胆的野兽。

然而，这种产生猛烈爆裂声响的方法并不是工程师的发明，因为，按照马可·波罗所说，很久以前，中亚细亚的鞑靼人就是用这种方法驱走到他们帐篷附近徘徊的猛兽的。

第五章 发现气球港

建议从南岸返回——海岸地理形貌——寻找推测中的遇难船只——空间一种残留物——发现一处天然小港口——感恩河畔的午夜——漂流着的一只小船

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在那美洲豹馈赠的岩洞里睡了一个舒服觉。

日出时分，大伙来到了地岬尽头的海岸上，观察这里的地平线，可以看到周围 $2/3$ 的大海。在这最后一次观察当中，工程师还是没有看到任何船只，大海上也完全没有船只的骨架，而用望远镜望去，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在海滨地带也是这样，至少在那地岬南边 3 海里长的海岸范围，也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再往外看，海岸的其他部分却被隆起的高地遮挡住了，而且即使是在那蛇形半岛的尽头，也看不见爪形海角，因为它被高耸的岩石遮住了。

现在，只有小岛南面海岸还没有考察和勘探了。然而，他们会马上去搜索南岸，并在那里花去 11 月 1 日这一整天的时间吗？

这一点不在计划之内。实际上，当他们把独木船拴在感恩河源头之时，就商定过，在考察过西海岸后，就会回去取独木舟，沿着感恩河返回花岗岩宫去。可是，赛勒斯·史密斯那时认为，西海岸可能会有能让一艘遇难船，或者一艘正常航行的船避难避风的地方。但是，当看到那处森林海岸完全没有可供船只停泊的地方时，他们就必须到小岛的南面去搜寻在这一带找不到的东西。

吉丁·史佩莱提议继续进行搜索，是为了把揣测中的海难问题彻底解决，因此他就问那爪形海角距离半岛尽头大概有多远。

“大约 30 海里，”工程师答道，“如果我们将海岸的曲线也考虑进去的话。”

“30 海里啊！”吉丁·史佩莱又说道，“这得走整整一天。不过，我想我们可以顺着那南海岸返回花岗岩宫去。”

“但是，”赫伯特提醒人们注意般说道，“从爪形海角到花岗岩宫至少也有 10 海里。”

“就算一共 40 海里吧。”记者应声道，“别犹豫不决了。我们起码要去观察一下陌生海岸，以后就不需要重新安排勘察了。”

“非常正确。”潘克洛夫这时说道，“但那独木舟怎么办？”

“既然独木舟单独在感恩河发源地已经一天了，”吉丁·史佩莱答道，“那么它完全可以在那里待上两天！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说小岛已经受到盗贼的侵扰。”

“可是，”水手说道，“每当我想起海龟的事，应有的信心就会失去。”

“那海龟！那海龟！”记者应声道，“难道您不知道是海水让它翻身的吗？”

“谁知道呢？”工程师喃喃地说道。

“可是……”纳布说着。

纳布显然有话要说，但他张开嘴要说时又止住了。

“你要说什么，纳布？”工程师问。

“如果我们经由海岸直转回那爪形海角，”纳布答道，“那么，在绕过那海角之后，我们的去路就将会被挡住……”

“被感恩河挡住！”赫伯特应声道，“确实，到时要渡过感恩河，我们既没有桥又没有船！”

“嘿，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回应道，“用几根浮动的树干，我们就能畅通无阻地渡过河去！”

“没关系，”吉丁·史佩莱说道，“即使建起一座桥，将来也会有用，我们也需要一条容易通往远西森林的路啊！”

“一座桥梁！”潘克洛夫大声喊道，“哎，史密斯先生不就是桥梁工程师吗？当我们需要桥时，他就会给我们造！至于今天晚上你们要到感恩河的对岸去，我来负责好了，绝对不会弄湿你们衣服的一丝一线。我们现在还有一天的口粮，完全够用了。再说，今天也会和昨天一样，猎物也许不会缺少。走吧！”

记者的建议得到水手的热烈支持，大伙也都一致赞成，因为每个人都想尽快解开心中的疑团，而从爪形海角回去就可以圆满完成这个探察任务。40海里是一段长距离行程，要在天黑之前赶回到花岗岩宫去，就不能再浪费一点时间了。

早晨6点，小部队开始上路。为防碰上两腿或四手动物，他们给枪支都装上了子弹，而负责开路的托普，此时受命搜索森林边缘地带。

半岛的末端是一处地岬，地岬尽头海岸呈圆弧形，长达5海里，他们很快穿过了这段距离。经过仔细勘查，没有发现任何登陆的痕迹，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最近的；既无残留物，也无扎营的迹象；既没有炭火的灰烬，也没有任何足迹！

新移民来到了拐角地，此处海岸的弯曲部分到此终止，海岸延伸至东北，形成华盛顿港湾，从这里可以看到岛屿的整个南部海滨地带。这海岸延伸到25海里处时，它就被那爪形海角限制住，透过清晨的薄雾，可以隐约看到，而且在海市蜃楼现象的烘托下，那爪形海角就像是悬在陆地与海洋之间。从这些新移民占据着的地方到这片非常宽阔港湾的远端之间，海岸由三部分构成，前面开始一带是紧密相连又十分平坦的沙滩，背景是树木林带；接着是海滨地带，形状很不整齐，有些地方突出在海面上；而最后直到那爪形海角处，则有一些黑黝黝的岩石杂乱

无序地堆积着，但看上去倒是别致秀丽，海岸至此就终止了。

岛屿这部分地区的地貌大致如此。这些新移民是初次看到，停留片刻之后，才得以扫视一番。

“假如这个地方真有一艘船，”潘克洛夫说道，“那它肯定要沉。这里的沙滩沙洲一直延伸向大海，而再远的地方，还有暗礁呢！多么险恶的海域啊！”

“至少也会留下点东西吧。”水手示意般说道，“礁石上面也许会留下点木块，而沙滩上面就不会留下什么了。”

“为什么？”

“因为这类沙滩比岩石更加危险，不管什么东西落在那上面，沙滩都会全都吞没掉。而一艘几百吨船的船体，几天时间内便会被吞没得无影无踪！”

“这么说，潘克洛夫，”工程师问道，“要是一艘船早前沉没到这类沙滩上，而现在找不到它的任何残迹，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是的，史密斯先生，要知道还有时间和暴风雨在帮忙呢。不过，即使是这样，出人意料的是，竟没有留下一点桅杆碎屑、一些圆材被风浪吹刮冲涌到岸边上来，遗落在那海潮侵袭不到的地方。”

“我们还是继续搜寻吧。”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

午后1时，新移民们来到了华盛顿港湾尽头处，到现在他们已经走了20海里。

大家停下来吃午餐。从这里开始，海岸变得不规则起来，岩石断裂成小截小段，支离破碎，沙障与暗礁交替出现。此时是平潮，海潮也许不会很快出现。只见海浪轻盈地涌起，拍击那岩石的顶端位置，形成道道流苏状的泡沫水花。从这处地方一直到那爪形海角，礁石与森林边缘之间的沙滩并不宽敞。

沙滩上覆盖着大量崩塌下来的岩石，行走大受影响，变得越发艰难。花岗岩峭壁也越来越高耸陡峭，而围绕在峭壁后面的那些树木，只能看到绿色的树梢，一动不动，毫无生机。

休息了半个小时后，新移民又开始上路了，他们的眼睛不会放过任何未被观察过的暗礁和沙滩。每当潘克洛夫和纳布被某个物体吸引时，他们甚至会冒险进入暗礁中。但是，他们没找寻到一点漂流物，倒是被那类岩石的某种奇异形状迷住了。然而，他们还是发现，在这个海滩上有丰富的贝壳类动物。不过，只有当感恩河两岸架起了桥梁，运输方式完善起来后，这处海滩才可以被开发利用起来。

因此看来，这处海滨地带与揣测中的遇难船只一事没有任何联系了。因为，船只遇难期间总会有一些重要的物体存在，比如船体或者它的残骸会被弄到岸滩上来，例如在离此不到20海里处所找到的那个箱子，但是这一带却是什么都没有。

快到下午3点时，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到了一个真正的狭窄的小内湾处，任何一条河流都不会通到这个小湾来，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天然小港口，从海上望去，因为有暗礁阻挡，所以根本看不到礁石之间有一条狭窄航道通到这

个天然小港口。

在这个小湾深处，地壳运动使岩界撕裂开来。同时，一个舷门大小的切口处开成缓坡，通到上面的高处，那高地位置距离爪形海角不到 10 海里，因此，它与眺望岗的直线距离或许是 4 海里。

吉丁·史佩莱向大家提议，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休息。大伙都同意了，艰难的行走刺激了他们的食欲，虽然还不到晚餐时间，但谁也没有拒绝吃块野味来补充体力。用过英国式午餐后，就有可能要等回到花岗岩宫时才能吃晚饭了。

几分钟后，新移民在美丽的海岸松树下坐下来了，纳布从背囊中取出食品，大家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这个地方高出海平面五六十英尺，视野相当开阔，越过海角最后一层岩石地带，可以一直看到合众国湾。由于地势起伏和高大树木遮住了北面视野，因而在那里看不见，也不可能看到孤岛和眺望岗。

尽管这些探险者可以看到辽阔的海洋，尽管工程师用望远镜逐点扫视过那海天相连的大海，但始终没有发现任何船只的踪影。

同样，在尚未勘察的这部分海滨地带，望远镜也认真仔细地一一扫过沙滩和礁石，但是，这个仪器没有搜索到任何的漂流物。

“好了，”吉丁·史佩莱说道，“对那事情只能接受了，而且也应当感到庆幸，因为，想来不会有任何人和我们争夺林肯岛这片领地了。”

“可毕竟还有那颗铅粒啊！”赫伯特说道，“我想那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吧！”

“是呀，活见鬼啦！”潘克洛夫大声嚷道，同时还想起他那颗缺了的牙齿来。

“那该怎样了结呢？”记者问道。

“这个，”工程师答道，“这顶多是 3 个月以来的事，其间有一艘船，有意无意地靠过岸……”

“什么？！赛勒斯，您认为这船沉没后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吗？”记者大声道。

“不，我尊敬的史佩莱，不过请注意，要是肯定有人涉足过这个小岛屿，看来他现在也肯定是离开小岛了。”

“那么，如果我完全理解您说的话，赛勒斯先生，”赫伯特说道，“您是说那船又开走了，是吗？”

“是的。”

“这样说来，我们错过了一次返回祖国的机会？”纳布说道。

“恐怕是这样的。”

“算了！既然错失机会了，我们现在上路吧。”潘克洛夫开始怀念花岗岩宫。

大伙还未站起身，就突然听到托普猛吠起来，同时从树林中跑出来，嘴里衔着一块沾满污泥的破布。

纳布从狗嘴里扯出这块破布片。这是一块很结实的布。

托普一直在叫，还来回不停走动着，仿佛是要请它的主人跟它到那森林里去。

“那里可能有正好可以解释那铅粒的东西！”潘克洛夫高喊着道。

“一位遇难船只上的人员！”赫伯特应声道。

“可能受伤了！”纳布说。

“或许死了！”记者答着。

大伙于是沿着狗的足迹跑去，走进那些高大的松树林木之间。为防万一，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准备好了各自的武器。

他们应当是进入森林相当深的地方了，可是，令他们失望的是，他们仍未发现任何足迹。荆棘和爬藤也没有被触动过，他们如同在密林深处一样，需要用斧子来开路。所以很难想象，曾经有人经过这里。但是在这期间，托普却来回奔跑，不像是一只狗在随意寻找什么，倒是像一个具有意志的生灵在执著地追寻着什么。

行走了七八分钟后，托普停下来了。这些新移民此时停在林间空地上，周围都是高大的树木，他们环顾四周，但除了荆棘和树木，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怎么啦，托普？”赛勒斯·史密斯说。

托普叫得更起劲了，同时跳到一棵高大的松树根部。

潘克洛夫突然喊叫了起来：“啊！好！啊！太好啦！”

“好什么？”吉丁·史佩莱问道。

“我们到海上或陆上去寻找一种漂流物！”

“怎么回事？”

“哎，这东西原来是在空中！”

这位水手于是指着挂在一棵松树顶上的微白色大破衣服，而托普衔回来的就是上面掉在地上的小块。

“但是，这可不是遇难船只的一件残留物呀！”吉丁·史佩莱喊着。

“对不起啦！”潘克洛夫应声道。

“怎么？这是？”

“这是我们的飞船，我们的气球挂在那上头留下来的，就在这棵树顶上啊！”

潘克洛夫没有弄错，而且，他还连声大喊：“好哇！”同时又进一步说道：“多好的布料啊！够我们用几年了，可用来做手帕和衬衣之类的！哎！史佩莱先生，一个小岛上的树木长出衬衣来，您说是怎么回事呢？”

那气球在最后一次弹起后又落在岛上，新移民庆幸失而复得，对他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他们可以原封不动地将它保留下来，以便日后想尝试从空中出逃时用，或者是去掉布上的漆，好好利用这好几百码上等棉布，大家都认为完全是一件好事，所以大家都和潘克洛夫一样感到十分高兴。

然而，要将悬挂在树上的气球外包套取下，并把它放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却不是件容易事。纳布、赫伯特和水手爬到树顶上面，使尽浑身解数才把那泄了气的巨型气球取了下来。

整个过程花了近2个钟头时间，不仅将带有气门、弹簧、铜制配件的气囊取